

张爱玲相册 张爱玲相册 张爱玲相册 张爱玲相册 张爱玲相册

Reborn Rose
重现的玫瑰

张爱玲相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罗马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5

ISBN 7-80145-133-3

I. 重… II. 罗… III. 张爱玲-图集 IV.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689 号

责 编：徐晓 美术设计：罗马

重现的玫瑰

——张爱玲相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就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印张：6.375 字数：50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ISBN 7-80145-133-3/J·1

定价：19.60 元

前 言

也许读一篇张爱玲的小说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她的才能、智慧、敏锐与刻薄。她的语言如此优越，以至于每个字都会像一个晶体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并且折射来自于她的光线，词语像饱满的、充满色泽的珠子在这里滚动。对于她这轻盈、活泼、时而冷透了的风格，我不妨引用英国诗人 W·H·奥登的诗来赞美她：

关于痛苦，他们知道得多么清楚，

这些大师们：他们多么透彻地了解

痛苦在人类中的地位 and 它怎样产生，

当别人在进餐、开窗或沉闷地行走的时候

而愿意打开这本书的读者，无疑都对她怀有特别的挚爱与兴趣的人；同样，是在对她的作品的阅读中，有着比我更深的体会的人。

这本以《重现的玫瑰》来命名的张爱玲的相册，首先应该说是一次怀念，带着致敬与惋惜之情，然后它还希望永远地将她带回来，使她驻留在我们的视线里，那也是当我们读完了一篇又一篇她的作品时常常会在心里感到的需要，想看一看她的眼睛、她的骄傲的身影和她童年的微笑。书中对她晚年的一段描述或许会加深我们的好奇：“对她来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想接触她的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好朋友出几乎不见面，至多通电话。然而，离群索居的生活并没有使她放弃于1993年5月做一次美容手术的打算，同时又因框架眼镜不适合自己的脸型而配了隐形眼镜。她有很多衣服和化妆品。化妆品大部分是用于护肤的。”在那样的时候，她那玫瑰般色彩几乎都已经转移或再现在她的文学肌质中了，而她则带着大理石的苍白、坚硬站立在自己的镜子前。

在她的小说《连环套》中，张爱玲借着女主人公的相册这样说过：“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狼籍的黑白的瓜子一壳。”而这本书则是对这位摄影术的怀疑论者，这个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女人的浓缩，并且祈求她在这里随岁月的流逝变得更小、更明晰。

朱朱 1999.4.



ISBN 7-80145-133-3



9 787801 451330 >

ISBN 7-80145-133-3/J · 1

定价: 19.60元

K825
1221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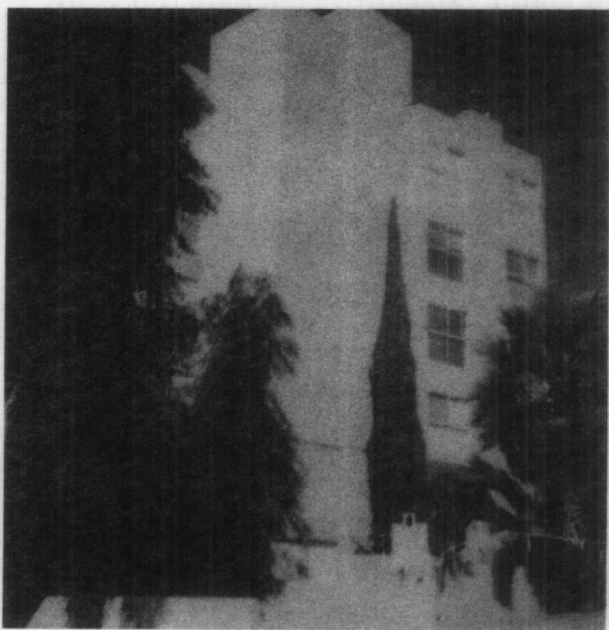
1	一 最后的张爱玲
5	二 张爱玲的上海
13	三 童年的张爱玲
47	四 教会学校
53	五 爱丁顿公寓和姑姑
63	六 流言和传奇
127	七 告别大陆
157	八 张爱玲的画
189	九 张爱玲年表

1
CA268/05

一 最后的张爱玲



张爱玲最后的一张照片。摄于一九九四年获得『时报』终身成就特别奖之后。



美国洛杉矶罗契斯特街公寓，张爱玲在世的最后住所。

1995年9月8日中午12点30分，家住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世同接到电话，是张爱玲公寓的伊朗房东打来的：“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关于张爱玲之死，大小媒体有过种种报道。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可靠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林世同的记述是这样的：“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头朝着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安详，只是出奇地瘦，温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④ 据法医诊断，张爱玲因心血管病去世。按中国的古语可说是无疾而终。

晚年的张爱玲对人事极其淡薄。如果她不喜欢的人写信给她，或是预感信中会提出什么不值一看的事，她连信封都懒得去拆。对她来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想接触她的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好朋友也几乎不见面，至多通电话。然而，离群索居的生活并没有使她放弃于1993年5月做一次美容手术的打算，同时又因框架眼镜不适合自己的脸型而配了隐形眼镜。她有很多衣服和化妆品。化妆品大部分是用于护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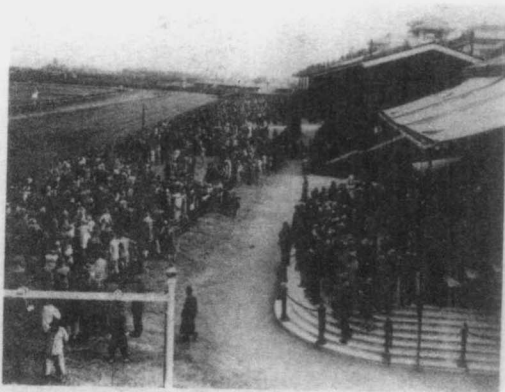
张爱玲生前从不请人进她的房间，林世同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有机会进入她的私人空间：

……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周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的房间……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边靠墙放着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条蓝灰色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桌椅在近门的地方……她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都开着……对门朝北的窗前，堆着一堆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就坐在这堆纸盒面前的地毯上写作。她写稿不用一般稿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浴室洗脸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就是没有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用脏不好洗，结果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烦琐的张爱玲多年挣扎的结果。■

早在1992年的2月，张爱玲就给林世同寄过一封信，信中附了后来使林世同成为遗嘱执行人的遗书。按照她的要求，除了房东、警察、林世同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没有照过相；从去世至火化，除按规定手续需要的时间外，没有任何耽误；不管是在火化或海葬时，都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

二 张爱玲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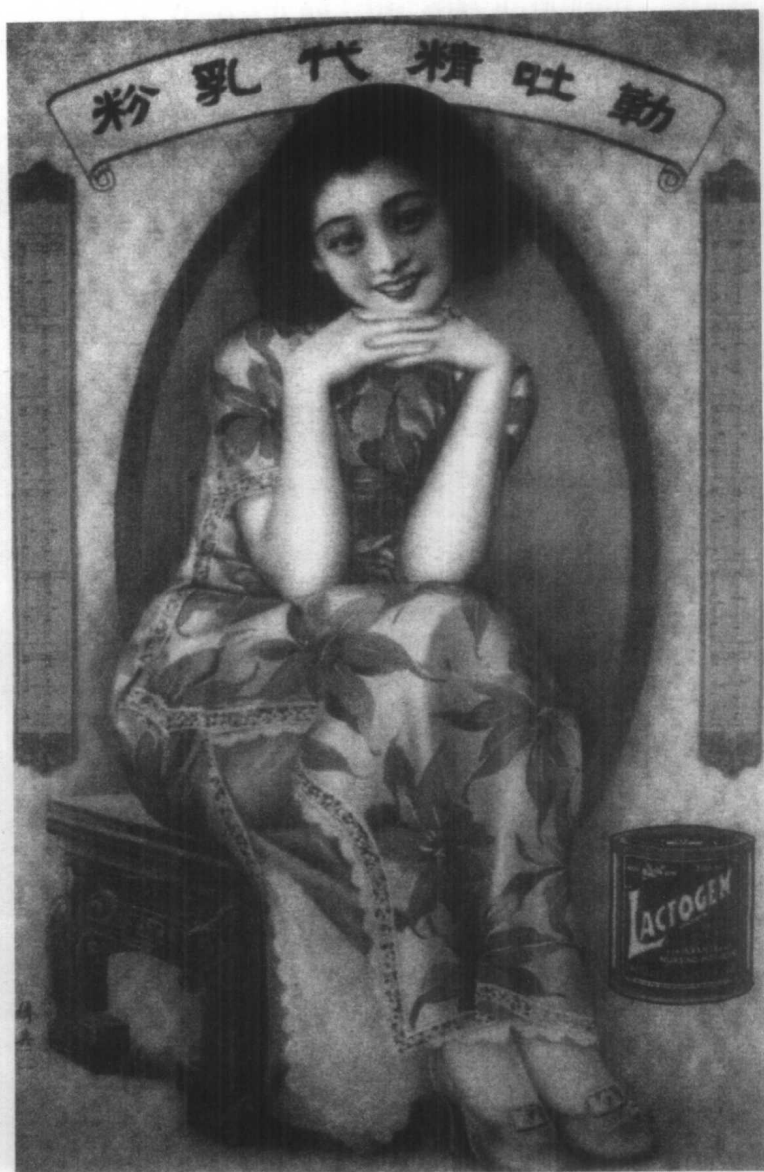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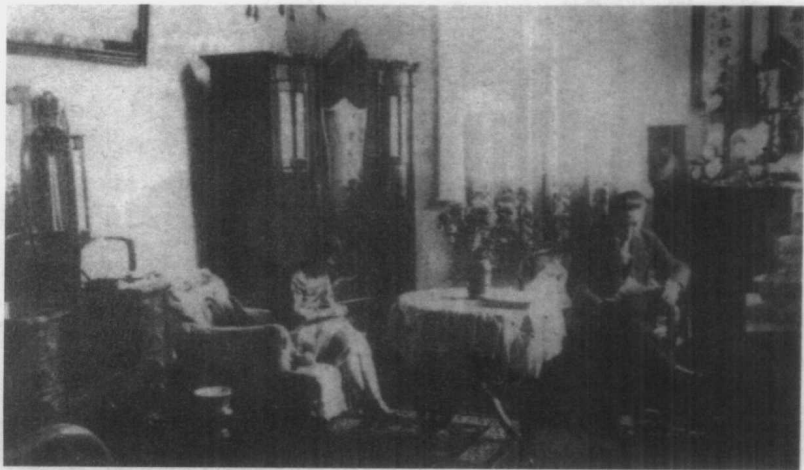
建于1862年的
上海跑马厅,《沪游
杂记》记载:“观者上
自大夫,下及负贩,
肩摩踵接。”



1933年的上海舞厅。



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广告月份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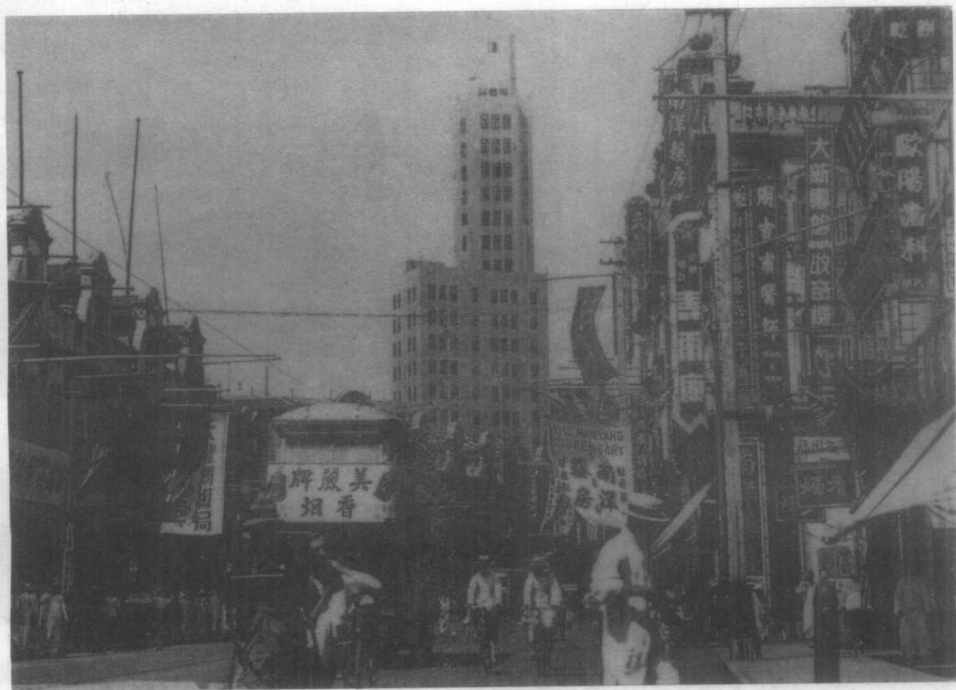


当时上海华人职员的家。《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写作背景可见一斑。



上海职业女性，摄于1936年。

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南京路街景。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磁砖墙上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鼻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再合式也没有。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1940年左右隆冬的晚上和表姊看霞飞路上的橱窗，霓虹灯下，木美人的倾斜的脸，倾斜的帽子，帽子上斜吊着的羽毛。既不穿洋装，就不会买帽子，也不想买，然而还是用欣羡的眼光看着，缩着脖子，两手插在袋里，用鼻尖与下额指指点点，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白的花。近来大约是市面萧条了些，霞飞路的店面似乎大为减色。即使有往日的风光，也不见得有那种兴致吧？倒是喜欢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张着绿布帷幕，帷脚下永远有一只小狸花猫走着，倒头大睡的时候也有。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士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诤不大战！”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